

侠骨柔情

——走近关义觉的艺术世界

王家儒文

关义觉，海南省乐东县人。现任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创意与设计学院美术副教授，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海南省水彩艺术委员会会员、海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三亚市油画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

长期从事高等美术教育，一直以来崇尚“写生创作”“故土风情”的艺术理念，热衷于地域艺术的思考与探索，多幅作品参加省级、国家级美展，部分作品获奖并被收藏，美术作品及论文常见于各画报报刊。



骇浪 (油画)



巷口光阴 (水彩画)

关义觉，外号“关大侠”。这既是大家对其一种昵称，也是一种认可。

也许是某种遗传或基因变异，大学时代的关义觉既没“高、大、帅”的仪表，也没“英雄救美”的壮举，但其急公好义、敢作敢为、侠而不匪的做派赢得了此美称并传承下来。

毕业时，他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往五指山奔去，这么一呆就是近20年。在巍巍五指山的环抱与滋养下，其孤独的灵魂在众多天真、纯朴学生的温暖下，在与绿水青山相看两不厌的对话中得到了慰藉与释放，从而在油画与水彩的两栖中潜心修炼。这么一“修”一“炼”不仅技艺精进、硕果累累，而且其“鲁莽”的心性也在种种的磨炼中得以升华。

大山深处虽缺少喧哗与诱惑，却多了一份阳光与雨露。对绘画由衷的热爱，让他义无反顾地将生活中碎片的时间“挥霍”在“水色空濛”与“油彩缤纷”中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拼命三郎”。每次一上海口，他总背着与其瘦小身躯形成反差的硕大沉重画夹，途经七、八个小时的颠簸盘旋，汗流浃背地带上一箩筐“废纸三千”与众师友切磋砥砺。那执着与虔诚的眼神犹如肩背十字架的苦

行僧一样悲壮。

作为一名有良知、恪守职业道德的教师，关义觉注重言传身教，多年来不仅坚持许多教师“不敢为”的课堂示范，与学生一起同画的优良传统，还在课后不计得失地为学生辅导解惑，深得学生爱戴。每当夜色降临，他总爱挑灯夜读，如饥似渴地阅览各种专业及美学著作，并写下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。他著书撰文不像当下那种东拼西凑、空洞无物的“职称文章”，而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去思考当下诸多绘画艺术的问题，言之有物，掷地有声。

俗话说“画如其人”。按理说长相“野犷”、举止豪爽、不拘小节的关义觉其画风必“悍霸”与“泼野”无疑。然而，他笔下丹青流淌的却是一派“温情脉脉”与“儿女情长”。不论是《落霞归鹭》的田园牧歌，《山路情怀》的黎村苗寨，《日落时分》的渔港码头，还是《听涛》的浩瀚大海、《岁月留声》的骑楼老街都有一种清雅秀逸、天然质朴的品质。这一切都源于其内心细腻丰富的情感和繁复的人生历练对接之后，无形中观察山川万物时就多了一份敬畏与感恩，始悟“画由心生”。

毫无疑问，关义觉用自己的言说方

式与言说主题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阳光、健康、美丽、热烈而又多情的魅力海南。然而，作为人类精神符号的绘画艺术所呈现的不仅是“眼中之物”的形与色的美感，还应通过“心中之物”去阐释一个更为深刻、宏远的情感世界和精神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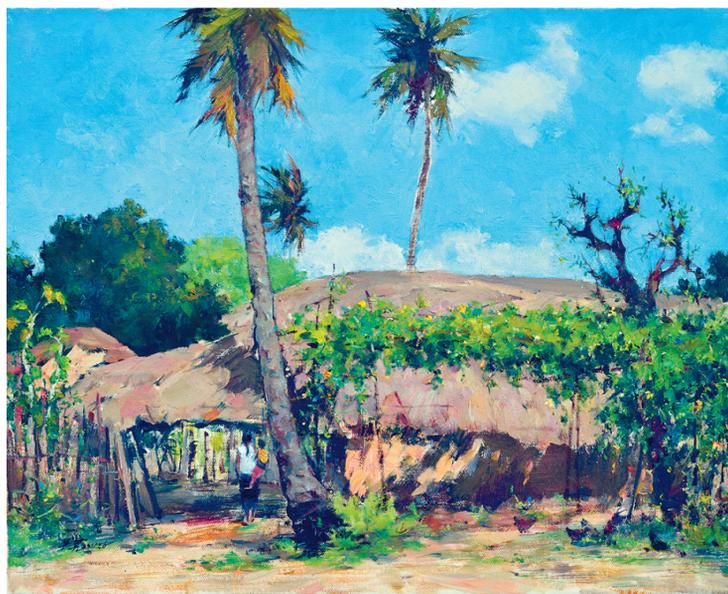
从大山走到大海的关义觉已实现其人生与艺术上的一次穿越。然而，油画与水彩画的源头均在大洋彼岸，不知他是否还有当年的“侠气豪情”，远渡重洋去寻根觅宝而实现艺术上的再次突围？

倏忽间，关义觉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走过“三十而立”而步入“不惑之年”。虽不能言“功成名就”，但他已用一批感人的作品去证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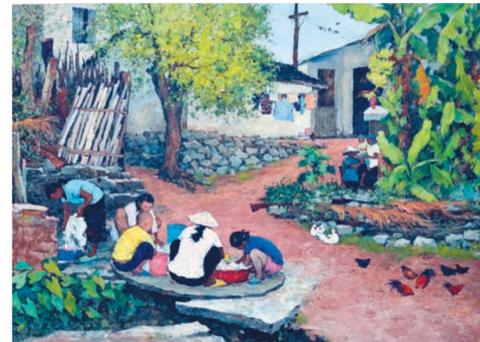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人生苦短，艺海无涯。

好在关义觉在“现实”面前尚能“清心寡欲”，远离“功利”与江湖是非。虽曰世事难料，但对于一个从艺者来说，远离功利一步就意味着走近艺术一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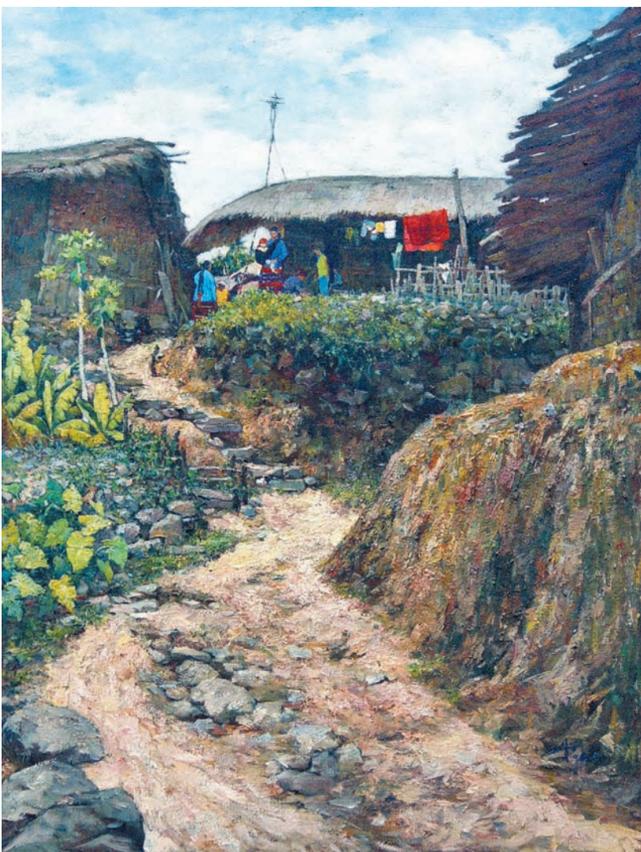
(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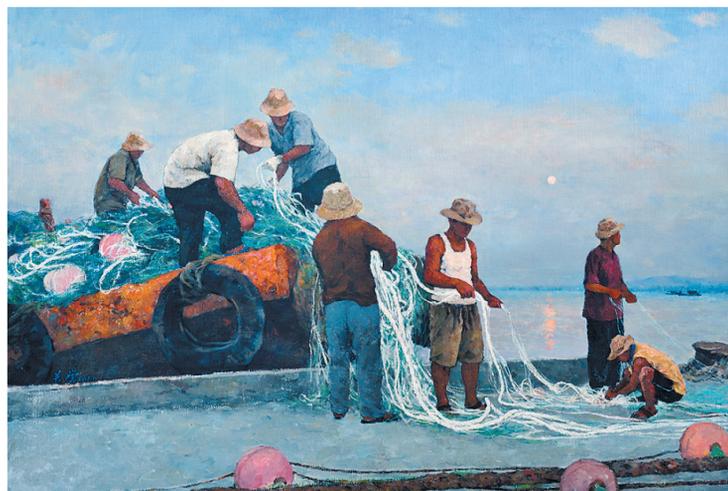
清风白云 (油画)



乐园 (油画)



山路情怀 (油画)



晚歌 (油画)



菠萝蜜 (油画)